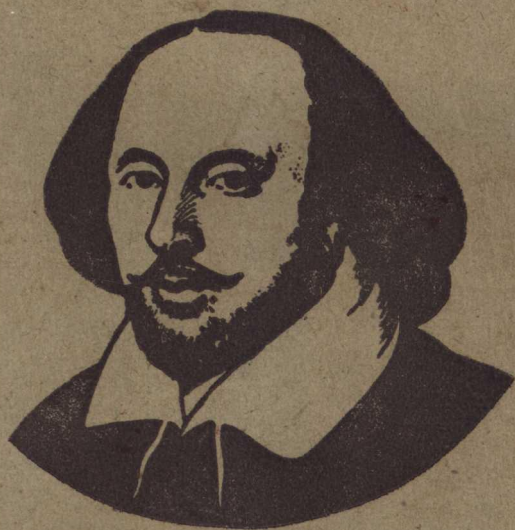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傳記叢刊

莎士比亞評傳

陸高誼生編 戚治常譯



世界書局印行

世界名人傳記叢刊

陸高誼主編
戚治常譯

莎士比亞評傳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卅五年五月再版

莎士比亞評傳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

原著者 斯米吞
譯者 戚治常
發行人 李煜瀛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世界書局

序

預備用這一本書來要略而簡潔地敘述威廉·莎士比亞的人生的故事與一生的作品是我所要貫徹的目的。

現在採用的方法是把那人生的故事，雖我們所已知道了的，隨同那戲劇的寫作日期的次序一同講解着，使得莎士比亞的性格可更顯著地被覺到，而且那戲劇依歷史的背景也被看得清楚一些。

它的開始並不就在昨天。在其中是存有着許多年的忍耐而辛苦的勞役的。我已努力於把每一個同莎士比亞的本性與天才在藝術與倫理的發展上有一些關係的，不管怎樣輕微的，事實都介紹進這個評註中來——也並不忘却內布拉斯加的窩雷斯教授的新近的發現。關於在那接連的戲劇中的主要的人物的分析在我自己已這樣作了以外，我對於我們國家的戲劇家的作品還盡力供給了英吉利與大陸的批評的精華。

在可能的無論何時我對於事實的證明總是追尋到原來的來源。這有一兩個地方發生了這樣的情形，就是在一件事情上有着兩個日期，這似乎使我無法證實其中的那一個更為確切。

對於大學的和別的朋友們所慷慨地給與了的幫助與商議，我必得表示我的誠懇的感激。然而，在這樣許多的人物中只提出一兩個人的名字來會是一件易於開罪別人的事情。讓這個總提的感激的表示作為應用於每一個人的。雖然，有一個人的名字無論如何只有作為例外的，那就是最有學問的莎士比亞批評家，愛德華·道登博士。那第一個使我有

預備寫一本這一類的書的意思的啓示的就是他。

在每一個情狀上對於一切的戲劇所應用的處理的步驟都是一樣的：第一，寫作與產生的日期。第二，戲劇的材料所從那裏採取的來源。第三，戲劇的背景與時間分析。第四，從音韻的測驗所獲得的關於戲劇的寫作日期的邊證。第五，情節。第六，人物的分析。第七，主要的批評家們的對於戲劇以及它的人物的意見的綱領。在這些分題之下，每一個劇本的主要的情形與性質會接連地被查攷着而且分析着。

在附錄中可找得關於在第三章中所詳細地講了的各種測驗的應用的結果的摘要。還有，關於這些字句的意義，像「輕的結尾」與「弱的結尾」，「終止的行數」與「聯下的行數」，「首語的結尾的測驗」等等，完全熟悉了，對於研究莎士比亞的作品很有用處。這些字句在第三章中都有完滿的解釋。

目次

第一章	莎士比亞時代之依利薩伯的英格蘭	一
第二章	莎士比亞的誕生童年和青年	七
第三章	從戲劇工匠到戲劇家	二九
第四章	戲劇家的莎士比亞——第一時期	五〇
第五章	詩的中間期	一三三
第六章	莎士比亞的第二期人生	一四一
第七章	莎士比亞發展的第二期	一五九
第八章	莎士比亞的從一六〇二年到一六〇九年的人生	三〇二
第九章	莎士比亞的第三時期——熟透的藝術時期	三一七
第十章	十四行詩的中間期	四三二
第十一章	莎士比亞的從一六一〇到一六一六年的生活	四四三

第十二章	莎士比亞的第四或者最後時期——羅曼斯與安靜的沉思時期……………	四五
第十三章	莎士比亞的偽作與對開本……………	四九

第一章

莎士比亞時代之依利薩伯的英格蘭

喀萊爾 (Carlyle) 的名言，「傳記是唯一真實的歷史，」只有少數的人才認為適切，可是關於這形式文學，他還有一句話：「傳記是一切讀物中最普遍地有趣的，也是最普遍地有益的，」反對的人就沒有那樣多了。郎佛羅 (Lanoe) 看到了這些意見，加着說，「要是有什麼是真實的，這個是真實的，就是一個值得去寫的人生，就值得詳細地去寫。」

對於莎士比亞傳很顯著地是在以這些意見為原則。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的資料，要是技巧地寫起來，整篇的傳記都會是最普遍地有趣的，也是最普遍地有益的，要是同時也並不忽略郎佛羅的名言，就是一個值得去寫的人生，就該詳細地去完成它，使得每一粒傳記的事實，都可安放在它適當的重量上，與地位上。

有許多人說過，關於莎士比亞一生的事實，我們得知的很是欠缺。其實就是不把華爾斯 (Wallace) 教授近時所發現的詳細的情節算在內，我們知道得莎士比亞更清楚，比了大多他的同時代的人。對於斯提芬斯 (Stevens) 的敘述，其中許多是故意惡作劇地把人引入迷途，現已被發覺，同他真實的情形不曉得差得多遠。要是我們把關於莎士比亞同時代的人，像馬遜 (Marlowe)，史本德 (Spenser)，錫德尼 (Sidney)，德累登 (Drayton)，湯森 (Touson)，刺里

(Balaigh) 和其餘的人所遺留給我們的他們生活的事實，同我們所知關於莎士比亞的比較起來，我們就立刻看到我們知道他的多於其餘的任何，或者除了幾點關於他們的政治的衝突，教派的爭論，或者發見以外。

伶人和文人的日常生活，同那些爲當時人們所樂於恭敬的特出人物比起來，是不值什麼的——那些特出的人物是戰士，政治家，朝臣，和航行者。就是錫德尼，那做了好久依利薩伯 (Elizabeth) 的英雄與寵臣的，更在以馬將，勇敢的武士，和朝臣，被人記得，比了以『阿斯特洛斐與斯提拉』 (Astrophel and Stella) 、『亞加狄亞』 (Arcadia) 和『詩之防禦論』 (Defence of Poesie) 的作者。還有，要狂熱地得知關於所愛好的伶人或者文人的詳細私生活還沒有風行。

到最後，本書的作者願意放在讀者之前的是，即使不說到他流在他作品中的博愛的普遍性與世界的同情心，也使不說到他在他天才與藝術的第二，第三，和第四期的戲劇中，所可看出的『向前展望着』的現代性，正如準孫所說的，他『不是一個時期的，却是所有的時代的』。莎士比亞傳是一個真實的產品，同時也是在他時代的一個適切的史略。莎士比亞的這種二重特性使得他有一種無比的想像力，因爲，由於他的心的特殊的構成，他能使他自己同所有別的時代合併起來，却並不失去關於他本時代的充分的同情。

有助於他自己的天才的發展的，威廉·莎士比亞幸而出生在那個時候，那時正是那些社會的，智慧的，和想像的力量上陞到極盛的時代，而就憑着這些力使中世紀的歐羅巴變成了今日的歐羅巴。文藝復興的確大部分地消費了它的力量，可是它的工作與影響的成效，在對於大量古典的偉大的文學作品的翻譯中，也表現了出來。印刷術的發明，擴展了學者的求知慾，同時也獲得了求知慾得以滿足的方法，因爲只要不多幾天就印出了大量的書冊，這在以前，即使最熟練的

謄寫者，也得費幾個月的工夫才能完成的。

新大陸的發見廣闊了人們的心的境界，而在他們的想像中感覺到人的努力的範圍的廣大，和浪漫的可能性的加增，那展開了人的野心與活動力。最後，宗教改革改善了天主教本身，並引起了反宗教改革，也產生了思想的自由，和對於宗教事件的自由判斷，這在莎士比亞正是一個青年的時候，也並不是四個要素中最少影響的一個。這四個有力的要素，就是文藝復興，印刷術的發明，新大陸的發見，和宗教改革，對於從大約一五七〇年到十六世紀的終結，流行於英格蘭的熱望的，浪漫的，英武的，然而也有些輕信的氣質，都佔有着十分勢力。『貞潔的女皇』本人——莎士比亞在『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把她寫做『一個由西方登極的美妙的女王』——就是大英格蘭的觀念與理想的化身。每一個英吉利人都有一種信仰一樣的確信，而依利薩伯於是也領悟到她的人民都相信她親自就是那島國的榮耀的命運，同時還有別種確信，就是一年一年強盛起來，以致由一種微妙的，然而並不知道的方法，英格蘭使她自己再生在一個遙遠的西方的新世界中。

再則，在莎士比亞顯現的時候，英吉利文學正在踏進第二個階段，而在體裁方面變得更技巧的，正如在題材方面變得更精選而智慧的一樣。在綽塞 (Chaucer) 後一代的詩，都在誤稱做綽塞派的手中，已變得鬆弛得差不得全然忽略着節奏，那節奏是綽塞於描寫『樂譜架故事』(Canterbury Tales)的景象所成就的。後來輪到薩立 (Surrey)，阿特 (Wyatt)，帶厄 (Dyer)，瓦特孫 (Watson)，布勒通 (Breton)，和托推爾 (Tottel)的『雜集』(Miscellany)的作者們，才把詩的音韻與節奏嚴密了起來。舞台也經歷了它發展的時期，從幼稚的神祕劇和奇跡劇，起初改進到倫理

劇，繼而改進到插劇，此後改進到正規劇的最初的形式，如攸達爾 (Udall) 的『作威作福的雷夫』(Ralph Roister Doister) 和斯替爾 (Stall) 的『革通老嫗三針』(Gammer Gurton's Needle)，再由力力 (Lyly) 洛治 (Lodge)，皮爾 (Peele) 格林 (Greene) 啓德 (Kyd) 和馬遜 的努力，一直改進到，非由傑出的天才來表演，那結構非常完密的戲劇，就不能博到依利薩伯時代和雅各時代的人們稱好的一步。最後，英吉利散文在那樣的一個特出時期，是很能受偉大的想像力改善的影響的，像那樣的想像力在莎士比亞第二期戲劇的散文部分中顯示得很多。

正規劇在英格蘭發展得比較遲，而正在發展到極盛的時候，來了莎士比亞，這對於他是有着顯著的利益的。他並不是這樣的一個不可解的奇才，如我們有幾個文學史家所稱他的，却實在是一個時代的幸運兒。銳利的批評的眼睛能容易地從他尋出一種特性，那是顯著在他前輩的英吉利戲劇中的。我們差不多可從他尋到戲劇的成長的每一種跡像：神祕劇和奇跡劇的淺薄與詼諧，倫理劇的道德的典型與簡潔的人物，在插劇中所具備的戲劇形式的曙光；力力的靡麗的藝術，格林的田園美的調子，皮爾的精彩的肉慾，洛治的色情的優雅，那士 (Nashe) 的諷刺的機智，啓德的激動與寫實，馬遜的深度的悲劇的熱情——一切都容留在莎士比亞的天才的大容器器中。那天才的顯著的性質似乎比他本人生存得久遠，而在他的心靈與藝術的發展中佔據着一個確切的地位。

在我們查察他生活的時候，我們還得着重於這分複雜的繼承產上。要是我們追跡滲透在莎士比亞作品中的感覺的小神經，以及情緒與熱情的大動脈的根源，我們不但實在非讀他的作品不可，我們還得分析，甚至詳細地解剖它們。我們要研究他，並不是把他當做一種在文學中的靜止的力，却是把他當做一種在依利薩伯時代的戲劇中的原動力。

他一方面從那四個變遷的大時期發展了他自己的天才，同時在它方面他幫同推進了他本國整個詩的文學。

這些性質就使他變成了世界的詩人——他的能了解男子和女子所有情形的普遍的才能，他的能深入每一個人的思念與特性中去的精微的力量，和他的能用最微妙的心理的解剖刀解剖他們最隱藏的回憶，他們最祕密的觀念的技能。

莎士比亞，所以是英吉利文學界的永遠不凋謝的花朵，因為憑他的天才所產生的並不是任何特殊時代的本質與源流，却是一切時代的大要與精義。

莎士比亞被稱為依利薩伯時代作家，就因為他碰到他一生的大部分都生在這依利薩伯的激盪的時代中，並不是因為他只有這樣的一些同情或者精神。對於佐治時代和維多利亞時代的讀者，只要不管僅僅年代的偶見，而且能領悟藝術內容的普遍的原理的話，是一定會像他同時代的讀者和看戲者同樣地接受莎士比亞的。所以要說他是「依利薩伯時代的最偉大的人」，只就他生在這時代中的一點意義說才對。這樣地常應用的一句，「我們英吉利的代表戲劇家」，也不是全然對的，因為莎士比亞關於藝術與人生，個人與社會的重要問題的教訓，德意志的法蘭西的俄羅斯的批評家也都認為不可被超越的。所以要是憑偶然的生產的地點與時代，可說莎士比亞是英吉利人和依利薩伯時代人，可是我們也必得把他看做是世界的人，而且是全時代的人。

別的人只在真實事接觸的時候，他們的心才會有變動，可是威廉·莎士比亞不管從什麼地方讀到的，或者聽到的，關於社會的，智慧的，倫理的，精神的，藝術的，科學的，和其它的，種種意見，都對於他有影響，而使他有所改變。由此我們解

釋得出他的非常博學了——要是以準孫·塞爾登 (Zelden) 教 (Donne) 或者培根 (Bacon) 的標準的絕對意義來估計，他自然並不是非常博學的，可是要是相對地估計，看到他的入學和初期教育的機會，就確然是非常了。

莎士比亞並不是像塞爾登或者準孫一樣的博學家，可是他把他所獲得的廣博的學問以稀有的技能與效果應用在他的戲劇中——學問一經一個人領會，就輕便得像一朵備戴的花，而回頭用起來，又能奇異地準確。像富爾志·司各脫 (Walker Scott) 一樣，他似乎在隨時留心他回頭可應用在他的戲劇中的智識。

然而，不管這一切，莎士比亞在他的作品中自傳性是擅入得很少的。要是我們除出了在「十四行詩」中某幾點很掩飾的參攷以外，他對於他自己的事業却是暗示得荒蕪而牽強的。那些可作參證的大都是關於他早年生活的，還在他移居到倫敦之前，而讀者對它們該很小心於置信的。有幾個作家，根據他們從莎士比亞的作品所看到或者讀到的某種暗示，推斷他是一個清教徒；有的人，以同樣的根據，却確說他是一個信心很堅的天主教徒；有的人，從他的戲劇找出不可爭辯的證據，說他嘗消去一些時間學法律；而有的人却說他的法律智識全然成為問題。有一派作家向我們確說他在小城市中掙扎過，又一派却說他一定做過學校的教師或者助教師，而第三派學者不過疑地說他一定至少費過幾年專心於醫藥。總之，莎士比亞就是這樣「渾圓的」一個人，也就因為對於他本人是這樣模糊，他的作品又那樣非常，有些作家就懷疑那些戲劇是不是莎士比亞作的。這樣懷疑是愚蠢的。莎士比亞的心是一個無比的，不能以平常的標準來測量的。我們現在要開始研究莎士比亞的傳記，和他社會生活的事件；因為他的工作的進展是很有影響的，雖然關於他自傳性的引證似乎不多，我們的主題是要證實莎士比亞的作品是莎士比亞自己的。

第二章

莎士比亞的誕生童年和青年

莎士比亞的一生已給這樣常常地講到，要重述它似乎是一件太多餘的工作。要了解他心思與天才的發展的程序，或者，換句話說，要獲得關於解決他作品的年代問題的關鍵，必得仔細地研究的線索，就是他在怎樣的情況之下過了他的早年的生活。

一個人的日後的生活是不成問題地取決於他早年的遭遇的這對於威廉·莎士比亞尤為可信。這些遭遇，像他父親的以往的興盛和日後的衰落，那孩子的教育，是儘可能地合於那時與那地的教養的標準的，却突然大約在他十四歲上中斷了；在他的父親逐漸衰微的時候，他的外觀的不得不改變；他交友的社會地位的逐漸低落，因為他的校友，在他是發旺的市參事會主席的兒子的時候，會很樂於同他『捉迷藏』（見『辛俾林』Cymbeline 幕五，景三，行二十；『味羅那的兩紳士』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幕一，景二，行九十七）或者『猜枚』（見『利爾王』King Lear 幕四，景六，行一百五十七），可是在他是半破產的『屠夫，手套商，兼農夫』的學徒兒子的時候，也許就不會同樣地願意同他玩『投櫻桃核』（見『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 幕三，景四，行一百二十九）等遊戲了——我說這一切對於研究他的天才的進展都是有關係的。

這些遭遇不可避免地在那詩人的易 的心思與性格上都遺留着它們的跡痕，所以在記述而且分析他天才的發展的時候，不能不記得它們。從這個見地說來，我們的目的就是要研究莎士比亞的人生與作品。

第零息 (De Qui cey) 所適切地稱爲『現代大詩壇的首唱者，和人類智慧的光榮』的威廉·莎士比亞在一五六四年四月生在窩立克郡 (Warwickshire) 的亞馮河邊斯特拉得福 (Stratford-upon-Avon) 他在那個月的那一天誕生，却無從確切地證實了。有一個傳說說，他的死的日子就是他的生的日子。他的死的日子確爲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四；那末，要是那傳說是準確的，他一定生在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一。然而我們有一個可息爭的堅固的事實，是他的受洗的登記，在亞馮河邊斯特拉得福的聖三一禮拜堂的登記冊上如下地寫着——

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約翰。

莎士比亞之兒子，古列摩。

約翰·莎士比亞，那詩人的父親的祖先似乎是有點資產的勤勉的鄉民，原散居在斯尼思斐 (Snitterfield) 周圍的村落中，坐落在斯特拉得福的東北三哩半。有一個理查·莎士比亞，推測起來是威廉的祖父，在一五二八年的時候住在那裏；而他的長子約翰，似乎在一五五一年遷到了斯特拉得福，那對於一個懷大志的青年有着大成功的機會，而在一五六一年他獲得了他的財產管理證書。

約翰·莎士比亞究竟從事於什麼專門的商業有些不容易說。據傳說他做着好多的職業。他是一個農產品的商人，手套商人，獸皮商人，屠夫，白羊毛，皮革，穀類，麥芽。這一類的種種事情他都從事過。至少，有一個時候他似乎在斯尼志斐的農場中做過事情——一個熱望的，有野心的青年想用這一切不同的職業來使他在這個世界上有所成就。

從一五五一年往後，直到他在一六〇二年死為止——他的年齡大約是七十三或者七十四歲，約翰·莎士比亞生活而且工作在斯特拉得福，有着不同的成功。從一五五六年到大約一五七二年秋天，他是很興旺的。他的商務穩固地擴充着，而不久，他進入了市參事會，一步一步地他經過了各種不同的階級，像麥酒鑑定員，裁判廳的警吏，罰金課員，會計員，市參事會員，執行吏長，最後升到了市參事會主席。他在一五七一年九月五日受任，直做到一五七二年九月三十日，而在那時他的商業狀況似乎開始衰落了。市參事會的稅出入不能相抵——這種稅或者是向市參事會的納稅人所徵收的，或者是市參事會員所自願報效的，這徵收來或者為援助窮人之用，或者為準備斯特拉得福城的民兵不時之需——他終於只有公開地訴請着貧困，而且恐懼於為負欠被拘。

他的發旺是不是憑藉着他的結婚，是莎士比亞學者們所常在討論的一點。關於這個，有一點是已成問題的，就是他依靠了這個結合，他同本地的一個有地位而且著名的家庭發生了關係。馬利·阿登是羅伯·阿登的最幼的女兒，是阿斯吞·干敦路維爾姆科德村人。那村只離開斯特拉得福不多幾哩路，而很可相信那所提到的家庭是窩立克郡，帕克荷蘭的阿登大族的同宗，雖然現在已不能確定他們是近親，還是遠親。

馬利·阿登，在她同約翰·莎士比亞結婚的時候，差不多已可說是一個承繼財產人。她的粧奩有一所或者一列房

子，在它的周圍有五十英畝田莊，一筆現金，以今日的時價計，大約值五十鎊；和一筆在斯尼志斐的兩處產業的利息，在人們得知他娶了維爾姆科德的阿登的最幼而且最寶貝的女兒的時候，約翰·莎士比亞在斯特拉得福和園園一區的地位無疑實質地堅強了起來，而那丈夫也正好應用那承繼人的財產來就地發展他的事業。

大概的情形是（如錫德尼·利（Sidney Lee）先生所推測的），在一五五七年的秋天，約翰·莎士比亞和馬利·阿登結婚於阿斯吞·干敦路，維爾姆科德的禮拜堂中，而在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或者二十三日生了威廉·莎士比亞，是他們的第三個孩子，却是第一個兒子。在其中發生了這一件事的屋子，對整個的文化界都很關切的，依舊站立在斯特拉得福，享里街，是在那街的最西端的兩所房子，這在一八四七年為幾個開名的學術人士代「產地保管委員會」購了下來。關於這兩所小屋，有一個特殊的情形，就是我們能證明約翰·莎士比亞所購了的是那最東端的屋子，那是與產地沒有關係的，而對於那所被看做真正產地的屋子，却又沒有些微的證據，可證明那詩人的父親對於那所屋子有何的關係。『然而這所西端的屋子（錫德尼·利先生接着說）從一七五九年以來一向被認為詩人的產地，而在第一層樓上的一個房間就是他誕生的所在……從詩人的旁系的後裔久佔着它的這個事實看來，他的產地的那所屋子確是那西端的一所，勝於那東端的。』

亞馮河邊 斯特拉得福早被確認為在英格蘭南方的最富故事性的城鎮之一，它早至六九一年，就經歷過許多盛衰與變遷，莎士比亞在那樣的地方，是很運氣，因為憑他善感的性格，那些早年本地歷史上的種種浪漫的傳說的，政治的事件，一定對於修養他的天才是有很重大的影響的。